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PV.2430
8 December 1975

CHINESE

大 会

第三十届会议

第二千四百三十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
星期一，上午十点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托恩先生

(卢森堡)

- 联合国的出版物和文件：第五委员会报告〔101〕
- 人事问题：第五委员会的报告〔104〕
- 联合国薪给制度：第五委员会的报告〔105〕
-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制度〔53〕（续）

(a)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b) 贝宁, 刚果, 几内亚, 几内亚一比绍, 马达加斯加, 马里,

塞内加尔提出的修正案

—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54〕

(a)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b)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 任命和平观察委员会成员: 秘书长的说明〔25〕

上午十时五十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101, 104, 105

联合国出版物和文件：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10398)

人事问题：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第一部分) (A/10450)

联合国的薪给制度：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10423)

第五委员会报告员阿布勒·盖特先生 (埃及)，提出该委员会的报告 (A/10398, A/10450, A/10423) 然后发言如下：

阿布勒·盖特先生 (埃及)，第五委员会报告员： 我很荣幸代表第五委员会提出三项报告，其中包括第五委员会提请大会审议与批准的建议。

在题为“联合国出版物及文件”的议程项目 101 项下，第五委员会建议通过载在 A/10398 号文件第 13 段中关于联合国机构会议记录的决议草案。

在题为“人事问题”的议程项目 104 项下，第五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载在 A/10450 号文件第 37 段的两项决议草案。 第一项决议草案是关于联合国秘书处雇用妇女问题，第二项决议草案是有关秘书处的组成问题。 大会在这个议程项目下的文件开列在报告的第一部分中。 第五委员会对这个议程项目审议的结论将于本届会议较后日期作为报告的第二部分向大会提出。

在关于联合国的薪给制度的议程项目第 105 和 96 项下，第五委员会已审议

了一九七六——一九七七提议的两年期方案预算中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订正概数，和委员会关于服务地点调整数制度中的暂定更改的建议。第五委员会已决定建议大会通过A/10423号文件第23段中关于这些议题的两项决议草案。

我希望第五委员会的建议能得到大会的批准。

根据议事规则第66条，决定了不讨论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主席：我们先处理标题为“联合国的出版物和文件”的议程项目101项下第五委员会的报告，载在A/10398号文件。由于没有人要作投票解释，我们现在就第五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第13段中建议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决议草案以92票对零票通过〔第3415(XXX)号决议〕

主席：现在我们要审议标题是“人事问题”的议程项目104项下第五委员会报告的第一部分，载在A/10450号文件。由于没有人要作投票解释，我们现在就第五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第37段中建议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决议草案是关于联合国秘书处雇用妇女问题，现在我们就对这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决议草案一以101票对零票通过（第3416(XXX)号决议）

主席：现在我们处理关于秘书处组成的决议草案二。

大会必须首先对决议草案二A作一个决定。

决议草案二A以80票对13票，10票弃权通过（第3417A(XXX)号决议）。

主席：现在我们处理决议草案二B。第五委员会无异议通过了这项决议

草案。 因此可否认为大会也愿意通过？

决议草案二 B 通过 (第 3417B(XXX) 号决议)

主席： 我们已把今天上午的第二个议程项目审查完毕了。

现在要审议我们议程上的第三个项目， 这是第五委员会关于标题是“联合国薪给制度”的议程项目 105 所提的报告， 载在第 A/10423 号文件内。

现在我们要就第五委员会的报告第 23 段建议的两项决议草案作出决定。

决议草案 A 是关于国际公务员委员会的报告。 第五委员会无异议通过了这项决议草案。 因此我可否认为大会也愿意照作？

决议草案 A 通过 (第 3418A(XXX) 号决议)

主席： 我们现在就标题“服务地点调整制度中的暂定更改”的决议草案 B 作一决定。

决议草案 B 以 97 票对 9 票， 3 票弃权通过 (第 3418B(XXX) 号决议)

主席： 我们对议程项目 105 的审议就此结束。

议程项目 53 (续)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a)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A/10342, 决议草案 F)

(b) 贝宁， 刚果， 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 马达加斯加， 马里， 塞内加尔提出的修正案 (A/L. 784)

主席： 各位成员记得， 大会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的第二四二一次全体会议上， 曾决定推迟表决一项决议草案， 就是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 F。 对该决议草案的

修正案已载在 A/L.784 号文件中。

现在要请马达加斯加代表发言，他要对修正案加以说明。

拉索伦德雷布先生（马达加斯加）：我很荣幸地代表贝宁，刚果，几内亚几内亚—比绍，马里，塞内加尔和马达加斯加的代表团，提出这项载在 A/L.784 号文件的决议草案修正案。主席先生，我要借这个机会向你，并通过你向大会，就推迟表决特别政治委员会报告（A/10342）中决议草案 E，因而使我们有机会提出修正草案一事，表示谢意。

我们的意思在文件中表示得非常清楚了。我们对南非武装部队在安哥拉的直接干预表示十分忧虑。我们谴责这种干预，因为这种干预显示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加强其控制政策和种族歧视的决心。我们谴责此种行动也为了再度肯定我们在联合国多年来说过的话，这就是说目前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非洲邻国安全不断的威胁。

我们建议，大会立即采取措施，要求一切南非军事和准军事性人员，包括雇佣兵在内，撤出安哥拉领土。

在我谈到我们提出修正案的理由以前，对某些代表就我们提出修正案的时间问题，和修正案在标题为“南非局势”的决议草案 E 中的地位所做的某些评论，我要简短地谈谈我们提案国的意见。

简单地说，有人认为，我们提出的修正草案，不是期望过多就是期望太小。首先，过多是因为有人认为南非对安哥拉的干预情势不在议程项目 53 的范围以内的。

我们在这个被称为总括性的决议草案 E 里所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直指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国内行动，但也直指外国势力提供某些形式的援助或合作可能更加有利于继续并加强种族隔离政权的军事，经济或其它条件，种族主义政策也企图创造这些条件。例如企图以军事和准军事人员在邻近的非洲国家进行干预来达到这

项目的，因此我们在决议草案中提到这一点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认为，我们的修正案里的措辞显示：按照项目现有标题“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我们确是在议程项目 53 的范围以内的。

那些指责我们修正案有不足之处的人说，修正案没有照顾到安哥拉的全局。这些代表团要我们谴责在该国存在的一切外国干预，指出我们在修正案里有所偏袒关于这一点，我们无须找借口，因为我们的所谓偏袒是根据我们对这件事的客观而非主观的了解。我们承认我们的修正案有利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同许多人一道，认识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由于其本质和政策的关系，是非洲人民要求正义与自由的大敌。这种愿望使非洲人民揭竿而起，这个运动，目前也就是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贯地奉行非洲统一组织清楚阐明的政策，根据这种政策，决不能与该政权合作或订立同盟，即使是暂时的，因该政权在安哥拉冲突中所作的干预不仅构成对冲突的一方或安哥拉人民的一种威胁，而且也对南部非洲全体有色人种构成了威胁。我们认为这种立场是合乎正义的，是值得支持的。如果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或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采取了这种立场，我们早已会支持他们。反过来说，如果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比勒陀利亚勾结，我们早就就会指责它。

由于这种理由，我们不否认我们是袒护我们已承认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但这种立场，正如我已说过的，是客观的立场，是我们根据充份主权所采纳的立场。

根据这一说法，我们的立场是，议事规则不容许我们在同一决议草案中，或同一议程项目下处理两个局势，即南非局势和安哥拉局势。因此，我们坚持我们的决议草案必须限定在议程项目 53 的范围内加以讨论。

在实质方面，我们认为，南非对安哥拉干预的事实是无须加以证明的。比勒陀利亚政权自己在它的公开声明中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们只要指出，该政府几

个月来力图为自己在安哥拉领土内驻军而辩护，说是根据它与卡埃塔诺法西斯政权缔结的协定而采的行动。葡萄牙政权可以提供这方面所需的资料：葡萄牙政权并未授权南非插手干涉安哥拉。

在南非各项声明中，我们也记得有一项最近关于一架军用机在安哥拉失事的声明，这项声明意味着承认南非空军在冲突中进行了干预。因此，事实是无可置辩的。我们只需强调我们必须注意南非部队在安哥拉的军事冒险的所具的重要意义。我们绝不能对主权国家安哥拉和南非之间的战争状态保持缄默，由于南非的行动逾越了法律范围，反映出它一贯藐视舆论，藐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傲慢态度。

第二，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第一次对一个独立的非洲国家进行直接的军事干预。因此，这是一个新步骤。这是在南部非洲采取暴力的质量升级。我们确知，非统组织的成员国不能对此漠不关心，因为它们对保卫他们的完整和安全都十分关切。

我们不应该不顾审议我们的提议时有人提出的一些意见。所施暴力的严重性及其危险性切实反映所涉政治，经济利益的重要性。对比勒陀利亚来说，要确保避免安哥拉进步份子对纳米比亚和南非起可能的感染作用可以成为一个合理的目的，因此防止这些进步份子在政治上控制安哥拉，在比勒陀利亚看来，是一种蛮有道理的行动。然而它派出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作战的十字军目的只在分裂非洲人民。

我们相信西方国家能了解这种局势，也能拒绝参加这一场被南非政权抱怨是孤军作战，或几乎是孤军作战的神圣战争。

而且，我们认为，南非政权在安哥拉采取的措施极为严重，因而证明一个事实，这就是，和过去一样，南非种族主义者将不择任何手段以图达到目的。我们

认为，它在国内采取违反人道的措施来维持种族隔离政权，并违反联合国决定，加强在纳米比亚警察的镇压，加强驻军，在津巴布韦进行军事干预，我们认为这些已都很严重了。但是今天，在对一个独立的非洲国家进行直接军事干预的幌子下，更是走向暴力的极端。

明知沃斯特集团盲目反对任何有色人种的真正解放，明知它死抱着白人的特权和优越感不放，那么谁能向我们保证南非今后会停止殖民化而安份守己，不会再发动一个新的殖民式征服的攻势呢？

这些就是我们忧虑的理由，是我们建议大会通过这项决议草案和这份建议的修正案的理由。通过修正案，大会可以表示忧虑，可以谴责，并要求采取立即的措施撤出南非军队。

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发表了相同的声明，谴责南非的干预是肆意的，毫无道理的侵略。十二月四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以相同于我们所建议的修正案的措辞，宣布一致反对这种干预。

我们深信大会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通过这项决议草案。

齐坎基先生（扎伊尔）：在安哥拉开展的悲剧是我们大家忧虑的根源。这个悲剧是非常严重的。最受影响的国家是安哥拉的各毗邻国家，由于许多理由，我国扎伊尔也在内。我们与安哥拉共有的边境最长——超过2,600公里——攻击当年葡萄牙殖民主义的第一颗枪弹便是从扎伊尔的国家领土上发射的。

当时扎伊尔乐于为尽量帮助安哥拉而牺牲几千生命。到今天安哥拉还在痛苦、分裂、自相残杀而一无意义的斗争暴行之中。在安哥拉解放斗争的14年之中我们欣然提供了财政、军事、道义的支援。我们感到高兴，这种援助有助于达成非洲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最伟大胜利之一，就是使非洲大陆从殖民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这种协助和支持是给非洲统一组织一律承认的并由各解放运动所代表的全体安哥拉人民的，因为扎伊尔经常参加提供经费支持我们的非洲大陆组织解放委员会。

扎伊尔绝对不是为了要看到安哥拉兄弟人民今天的分裂才帮助安哥拉的。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葡萄牙政府暗中撤离安哥拉，远在这个日子之前，扎伊尔便已力求安哥拉兄弟姐妹间能够团结融洽及和好。

我不必再向大会说明人民革命运动主席兼创办人蒙博托·塞塞·塞科总统本人为完成这一目的而采取的一切主动和行动。新闻界中有一部分显然不明了安哥拉解放运动历史的人曾一度试图诋毁扎伊尔在支援安哥拉和非洲解放运动方面所担任的任务。我国在反帝国主义斗争方面的杰出声誉决不会因这种不忠实的虚伪宣传而受到损害。扎伊尔的一贯政策是赞成安哥拉全国团结与领土完整，扎伊尔不但赞成非统组织调解委员会所提关于成立一个全国团结的政府的建议，且也竭力反对对安哥拉内政的任何和一切干涉。

本组织的《宪章》绝不容忍干涉，更不认为干涉是合法的，它也不允许对干涉者有所姑息和迁就。

我们难道可能根据同一原则认为甲的干涉是正当的，乙的干涉则要受到谴责？有什么理由可以认为甲会员国对乙会员国内政的干涉是合理正当的，同时认为其它

会员国的干涉却是不合理和不正当的？难道我们对于违犯象不得干涉他国内政原则那样的基本原则，真能抱有两种不同的差别态度吗？大会必须谴责种族隔离政策。大会务须谴责南非干涉安哥拉。我们从来没有在任何一处听说过：大会只审议和只谴责种族主义政权的干涉，至于被认为是非种族主义的政权的干涉则是合法的，是可以容忍的，因为这类政权不会有扩张种族主义的可能性。

由于这还是第一次要求大会就目前非常严重，复杂而脆弱的安哥拉局势的一个问题作出一个决定，我们确信大会必能注意到它所采取的立场会有微妙的含意发生微妙的影响。

干涉主义者，随时在找任何大小的借口为他们的行为作辩护。非洲团结组织本身早就体验到各成员国所受干涉之苦，所以已经彻底而没有例外地申斥了外国对安哥拉的干涉。同样的，非洲中部各国的外交首长最近已在邦戈总统发起的从十一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在利伯维尔举行的特别外交会议上通过一个关于安哥拉局势的决议而结束会议。这个决议坚决地谴责“对安哥拉兄弟人民的任何侵略”，并请“所有干涉安哥拉内政的国家，从现在起中止这种干涉，让安哥拉本国的主权人民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

大会必须避免一种可能性，就是因通过刚才提出的这个修正案而肯定了帝国主义的中古时代的理论，认为正义与非正义战争两者是可以区别的。没有任何一个目的，没有一个所称的意向，没有一种意识形态能作为一国干涉另一国内政的理由。侵略和侵犯他国都是罪行，所以决不能将目的或意识形态作为这种罪行的理由。

即使南非没有执行它万恶的种族隔离政策，它的行径也会引起大会的反对。我们对南非武装部队对安哥拉的直接干涉必须加以谴责——主要并不是因为这种干涉是在表示南非决心要霸占要执行种族主义，而是因为这种干涉是违反了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这是谴责这次干涉的首要理由。当然这种干涉尤其应当受到谴责，因为就南非来说，干涉行径也就是万恶的种族隔离政策的扩张。但是谴责南非干涉的主要理由是它违反了各国负有不得干涉他国内政的责任这一原则。

一个国家的独立权利，自由行使主权的权利及不得干涉他国内政的责任等等本身就是合法有效的原则。这些原则的合法性并不在于原则与政策，政策目的或意识形态的关系上。是否容许干涉一个独立国家的内政并不取决于干涉国所施政策的种类，也不取决于干涉国的已公布的或秘密的意向。

殖民主义冒险者用类似的论据来为他们的行径及占有他国的领土作辩解。殖民主义一向认为它是重信义的，他是文明的散播者。殖民主义者一向扮成最慈悲的慈善家，他们要保护土著居民，使他们不受奴隶卖买之害。

所有一切干涉都须简单明了地受到谴责。问题不在干涉国是否实施种族主义或种族隔离；我们必须用同样强烈的措辞谴责干涉行径。

外国对安哥拉的干涉已经变成了一种威胁，使内战更为激化。这场内战已变得更加残酷。可遗憾的是，我们须在讨论关于种族隔离的决议草案的一个修正案的范围内研讨这样一个复杂微妙的问题。

我要就刚才在 A/L.784 号文件中提出的修正案向大会提出两个补充修正案。

大会必须非常谨慎。对安哥拉的任何干涉都是没有理由的。我们不能有两个不同的标准。

我提议把“包括南非在内的某几个外国在安哥拉”等字样代替序言部分第 11 段中的“驻安哥拉的南非武装部队”诸字。

我提议将“对安哥拉的一切外国干涉包括南非武装部队的干涉在内，后者是”等字样代替执行部分第 5 段开始两行所载的“南非武装部队对安哥拉的直接干涉是”诸字。该段的其余部分仍照旧。

我提出这几个修正案的原因都是为了避免陷于僵局，避免一种足以使大会采取可能有害于安哥拉局势的立场的那种情况。安哥拉的局势极为严重，令人十分担忧。大会必须象非洲统一组织一样有诚意彻底谴责所有外国干涉安哥拉：非洲是完全公正不偏的。

莫伊尼汉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国大会现在又正面临一次关键时刻，这是对我们能否履行《联合国宪章》责成我们和希望我们应负的义务的一场考验；可能在今天结束以前，我们就可以知道：联合国大会面临此关键时刻，是否接受一个弥天大谎就算了；这个弥天大谎就是：对安哥拉这个国家进行干涉的只有一个国家，此外并无它国参与，但事实上却有如山的证据证明事非如此。这次关键时刻的来到正值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特别沉痛的时候。

现代史上一个重大的不公平现象已被纠正过来，这是我们长期以来所盼望和努力以求达到的时刻。在十八世纪末期，十九世纪和更早的前几个世纪，一些欧洲国家占领了除了古老的埃塞俄比亚王国以外的每一吋非洲大陆，这些征服了除了埃塞俄比亚以外非洲每一方呎土地的欧洲殖民者一步一步地通过它们引为自豪的合作，荣誉的合作，现在已经离开了非洲。他们大部分都是带着良好的声誉离开的，或者离开时在这些一度被他们占领的，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的地区留下亲密友好的感情和历久不衰的连系。当西班牙在明年二月二十八日离开撒哈拉以后，整个大陆上只剩下一小块仍被欧洲人控制的领土了。事实上，殖民时代已经结束了，大会在结束这个时代方面发挥了光荣和突出的作用。

正当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的欧洲殖民者离开之际，一个新的欧洲殖民国家，一个殖民主义的帝国却在非洲大陆出现了，用武力进行侵略，介入了一场对非洲土地和人民的直接袭击。一个欧洲殖民主义大国又回来了，这个新殖民大国比它的前辈更为强大。它挟着武器，军队，科技，意识形态而来，非洲的重新殖民化便从此开始了；或者更准确地说，重新使欧洲殖民化的工作开始了。问题是这个殖民主义国家能否成功。非洲国家是否自己愿意成为新的欧洲征服非洲的参与者是现在的一个重大的关键问题。

我们十分了解南非这个国家在目前安哥拉发生的一些事情中所扮演的角色，就象大家所指出的。虽然我们还没有看见向大会提出的证据，但是能提出证据是毫无疑问的，否则我们面前这项修正案将是不可思议的，有人把它提出讨论也是不可

思议的。我相信修正案的提案国必定会拿出证据，这样我们就能够加以审议了。我国政府在审议时将丝毫不会感到困难，考虑到差不多所有大会的会员国都对南非政权的本质有同样的看法。我们对种族隔离这种可恶行为的憎厌是无需重复的了。

我最好提请大家注意一下下面的事实，就是我相信到目前为止，今年只有美国代表团里一个成员受到南非总理的指名责骂，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大会里只有一个美国代表受到南非的谴责；可能还有别人被骂，不过，我的好朋友，一个伟大的美国人克拉伦斯·米切尔被指名责骂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被南非总理指责为胡说八道的米切尔先生，在这个自由的大会里作为一个自由的美国人，曾走上这个讲坛，雄辩而详尽地列举事实，提出名字，指出日期，地点，列举法律，表明我们深切反对这种制度，并对那些说我们的反对不是根据事实的指控提出了答复。

各种事实是由一个美国代表在这个讲坛上提出的。我们为这个代表感到自豪，对他所提的感到自豪，而且我们也知道这是大会里把事实第一次带到这个讲坛上的场合之一。

正如我所说过，我们仍未获得关于南非干涉的事实。如大会取得这些事实，我们将欢迎此种资料。不过，我的目的就是要提出一些与整个局势有关的事实。

大会的会员国都熟知非洲统一组织已谴责了对安哥拉进行的一切干涉——包括一切干涉在内。非洲统一组织已经这样做了，它这样做是对的。譬如美利坚合众国就是谴责一切对安哥拉的干涉的国家之一，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欣然加入非洲统一组织的行列。世界上那一个大国——它们被人称为大国——还没有谴责对安哥拉的一切干涉呢？谁还没有呢？你们都知道谁没有：就是苏联没有这样做，这个欧洲强国正在非洲大陆从事殖民扩张。十二月四日《真理报》的一篇卡普斯基先生写的评论文章，和苏联副常驻代表哈尔拉莫夫先生十一月二十六日的一次发言都说：苏联政府非但不去谴责干涉行动，反而承认从事其事，并说它是在援助它在安哥拉

的朋友，宣称会继续干下去。

欧洲人在非洲大陆用欧洲的武器同非洲人作战：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已有两位非洲总统谈到苏联的非法越境飞行，将设备飞过他们的土地到该地区。非洲安哥拉的自由战士曾俘获了一些入侵部队。报上已刊登了照片；这已经不是秘密了。

但让我说得更具体一点，让我告诉你们一些举世皆知的消息。我大可以站在这里报导美国外交或情报机构可能已收集的资料；我们之中很多人可以报导更多，或起码报导得和我一样。但这些似乎都是秘密的情报。让我给你们看，让我把《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念给你们听——这当然是世界上具权威的报章之一，而且也无须我提醒大会的成员，它也很难算是美国政府的代言人。今天《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是什么呢？文章的标题是“拥有苏联武器的古巴人，据报正在扭转安哥拉的局势”，前者是一个欧洲国家，后者自然是一个西半球的国家。我要把载维宾德先生从华盛顿发出的报导念给大家听，这位先生是一个杰出的美国记者，曾负责报导欧洲和美国的事务，宾德先生这样写：

“据美国官员报导，拥有苏联装甲车和火箭发射器装备的古巴远征部队正在扭转内战的局势，使情况有利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那些被派注意安哥拉局势发展的官员，是根据此间收到来自各情报机构及友好各国政府的情报而作出这种估计的。

“他们说古巴的步兵和炮兵单位为人运的部队作先锋，向葡萄牙殖民地旧都卢安达北部挺进，同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作战”。你们看，主子改换了，但首都依旧，是吗？

“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在前称新里斯本的万博成立了联合政府。全国联盟，又称安哥拉独立联盟，和安哥拉民族解放

阵线都在同拥有苏联军备和古巴协助的人运作战，人运已宣布自己是一个主权国家，定都卢安达。”

现在听听下面的话：

“过去十天内，人运已经沿海岸推进了50多哩，。。。占领了卡希托镇，正向大西洋港口昂布里希移动。

“美国官员说，在中南部战斗地区的挺进都是古巴步兵和炮兵部队之功，他们在该地旨在争夺896哩长的本格拉铁路的控制权，该铁路是扎伊尔和赞比亚两国通往巨大的安哥拉港口洛比托的交通线。”

各位代表应该了解，假如这项行动成功的话，赞比亚和扎伊尔两国的出口和进口所赖的港口将被这个新殖民主义大国所控制。

“在这个地区，得到古巴人增援的人运的部队一直同数目可观的全国联盟的部队作战，据说后者在该地得到南非士兵的增援。”

你们看到了这段吗？看来有些南非的士兵正在和全国联盟合作呢。

“据说古巴人和人运已经攻克了铁路线上的坎甘比镇。”

报导又说：

“但是在安哥拉的记者说，虽然南非政府承认曾提供训练和后勤支援，但是在该地却看不见南非士兵真正参加战斗的证据。”

所以我们不能确定到底当地有多少南非人，假如有的话；不过，我们可以取得证据。我认为我们现有一段补充文字是以证据为基础的。

“一位美国官员说：‘到处都有古巴人参与活动’。一名今天从哈瓦拿来到这里的拉丁美洲官员说，古巴官员曾告诉他现有3,100名士兵在安哥拉

服役。他说在卢安达南部的第三战区也有人看到古巴士兵出没，该区是以加贝拉和基巴拉之间的富饶农业区为中心。”

这项报导就是如此说，但请记住这是来自美国官员的报导，我们大概可以打一点折扣。

“这两名官员都说，有明显的证据证明苏联继续以海运和空运直接向卢安达供应大量军事物资。”

当然《真理报》已证实了这一点。

把欧洲的武器运到该地以支援在非洲的欧洲人远征部队。这就是现在发生的事情。

“这里的官员说，苏联向卢安达最近所作的一次大规模的空运是在上星期一发生的，有好几架大型的AN—22型运输机飞到这里。”

这就是来自华盛顿的新闻的简报。今天早上的《纽约时报》还有一份来自安哥拉万博的报导，这个地区仍然未被人运所控制，报导是由一位美国记者迈克尔·考夫曼发出的。我不知道在我谈到这件事时，我们的反帝国主义者会不会听；我们之中那些非常热衷于结束帝国主义寿命的人士肯稍为注意一下这种新帝国主义吗？

万博，十二月四日电：

“在这里看来，得到大量苏联军备和古巴战斗人员援助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近日来在三条阵线上都取得了锐利的军事进展。”

我并非在这场辩论中企图说服大家站在正在得胜的一方。那一方得胜现在还不清楚。我们现在谈的是那一方是对的，谈的是大会三十年来每一行动所肯定的主张，就是欧洲人对非洲的殖民化必须结束。但是这里说：“在苏联大量军备”，欧洲人的军备——“和古巴战斗人员的援助”下，取得了巨大进展。。。。

主席：我现在请要求就程序问题发言的马达加斯加代表发言。

拉索伦德雷布先生（马达加斯加）：我上一次发言时至少已经指出，各提案国希望把我们草案的讨论限于议程项目 53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的范畴内。美国代表当然可以比较一下我在发言中对安哥拉局势的重视，他对此发了言还觉得不够又把《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念给我们听。

我认为大会的注意力现在被带到另一方向，离开了目前要处理的主要议题。既然你主席那么客气让我发言，既然莫伊尼汉大使询及我们的修正案是否有事实根据，既然他已经提出了一份报章上刊出的证据，我也收到我们新闻机构提供的一些证据，如果阁下允许的话，我现在也要念。...

主席：很对不起，我要打断马达加斯加代表的发言，他指出的并不是程序问题。我理解他是要对自己刚才表示的看法加一点解释，在辩论的稍后时间我会乐意请他发言。

莫伊尼汉先生（美国）：我不希望占用各代表团或大会太多的时间，不过我还要指出一点，就是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的主席霍尔登·罗伯托，是一个真正的自由战士，他的人民中杰出的一员，据《纽约时报》说，他曾这样说：

“这是一场人与武器对抗的战争——我们有的是人，他们有的是武器。”

假如现在真有一个人是象安哥拉人民的领袖的话，那就非霍尔登·罗伯托莫属，他怎么说呢？他说：“这是一场人与武器对抗的战争，我们有的是人，他们有的是武器。”是那些人呢？他们是非洲人。对付他们的是什么武器呢？那是欧洲人的武器，如果大会不肯面对这种事实的话，本组织还有什么用呢？

现在我想我们一定会面对这件事。我想在这个会议厅里有勇气的男男女女都会这样做，但假如他们不这样做的话，历史将会怎样批判我们呢。他们不但会见到西南非洲的殖民化，有一天，他们可能甚至面临同一个国家对索马里东北岸进

行殖民化，国际战略研究所曾指出，这个欧洲国家已经在索马里卸下下列军备：150辆T35型坦克，100辆F54型坦克，300辆装甲运兵车，200尊岸边排炮，500架米格式飞机，一中队伊留申28式轰炸机，6艘巡逻艇，2艘配备地对地导弹的OSA型炮艇，还有一批SA-2型地对空导弹。

现在让我作一总结。我们正面临一种这次大会理应特别关心的局势。一个独立的国家受到外国人、外国军队、和外国武器的入侵。有一批非洲国家要我们注意南非这个国家也可能牵涉在内。我们还在等他们的证据，我国代表团将慎重审议这些证据，本代表团一贯详尽地表明对南非社会制度的憎恶。我们有关于其它两个国家入侵的情报。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注意这两个国家呢？我想我们应该注意我的同事和这个讲坛上先我发言的扎伊尔大使所说的话，他自豪地谈到他的国家在“把非洲从殖民主义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这一方面所起的作用。这都是他说的话，他又明确地说，他的国家不要成为参与另一个欧洲大国重施这种殖民主义枷锁的一分子，这个大国的军队和武器已经在非洲的东北和西南海岸了。

扎伊尔大使说，任何对安哥拉的干涉都是不合理的。他说，在这里不能有两种尺度。如果扎伊尔大使强而有力的老实话今天不受重视的话，那么大会的声明从今天开始如果不受世界重视，大家也不要觉得惊奇。我们面临着一个关键性的时刻。这是说老实说的时候了。如果我们现在接受一个弥天大谎，世界将会看不起我们，历史也会说这种蔑视是我们罪有应得的。

主席：我要告诉马达加斯加代表，如果他要对他的发言多增加意见，他现在可以发言，但如果他要听一听其它人的论辩，他可能愿意等到这次讨论结束后再发言。

突尼斯代表想就程序问题发言。

德里斯先生（突尼斯）：主席先生，在马达加斯加代表向大会发言以前，我

想请你澄清一下情况。我们对讨论中的问题是否已经开始辩论了？安哥拉问题是现在辩论的议题吗？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答复，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要请你推迟审议这个问题，使我们都可以准备参加这场辩论，因为我们是为了讨论种族隔离的项目并对一项决议草案作出决定而在这里的。但是既然事情有了变化，我想我们应该在审议这个问题以前有较多的时间进行辩论。大家本来知道不应该重新展开辩论，主席先生，在我要求你作出适当的决定或裁决以前，我会先等待你的答复。

主席：我了解突尼斯代表所关心的事情，但是主席是不能够采取赞成或反对的立场的。这就是目前的情况。我们有一个由委员会提出的决议草案，现在正在讨论。贝宁、刚果、几内亚，几内亚比绍、马达加斯加、马里和塞内加尔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其中提到武装部队对安哥拉进行干涉的情事。草拟这项修正案并在其中提出这种概念的既不是主席本人也不是突尼斯代表而是其它的代表团。扎伊尔又就外国军队在安哥拉的干涉行动对这项修正案提出了一项补充修正案。主席不能确定是否由于提出了修正案和补充修正案就使我们离了题。但是，如果一个代表团认为应该对这项修正案投反对票，这是它的权利，而且也应该是这场辩论的一部份。另一方面，如果有一个代表团要求暂时撤销修正案或延期审议这项修正案，这是一项程序动议。但是主席不能决定一个代表不得就某一个具体问题发言。现在我们有一个决议草案，有人又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和一项补充修正案。这都是完全恰当的做法。大会可以决定延期审议。但是主席不作这样提议。

象牙海岸代表希望就程序问题发言。

阿克先生（象牙海岸）：主席先生，谢谢你刚才在答复突尼斯代表提出的问题时所作的说明。我相信有些代表团，包括我国代表团，也象他一样，没有准备就一批非洲国家提出的修正案发言，这项修正案引起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认为我们中间有些人是需要彼此先讨论，并同我们的政府连系。因此，我要向修正草案的提案国和大会的会员国呼吁，如果可能的话，把这个议程项目的审议工作延至

今天下午或明天，以便我们可以接到必需的指示。我手上没有一份议事规则，不过我相信一定是第七十六条。因此，主席先生，我要求适用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今天下午或明天早上再继续本项目的讨论。这是象牙海岸代表团的正式提议。很对不起，我还没有和修正草案的提案国谈过。不过，我希望他们会听取我的呼吁，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困难情况；因为有人提出了一项修正草案，我们又听取了与它有关的发言，我们认为这是极为重要，而且是需要我们接到必要的指示。我正式提议我们暂停讨论。我不知道这种做法是暂停还是休会，但是我所要求的就是现在不再继续辩论、延至今天下午或明天进行。我们可以查看一下有关规则。我希望提出这项修正案的非洲同事们会听取我的呼吁。

主席：从这项发言来看，主席认为象牙海岸代表是要求暂停辩论。那是第七十四条的规定。第七十六条是关于休会的，但现在是暂停辩论——第七十四条。既然修正案和补充修正案都提到安哥拉的局势，如果大会同意，我们只要暂停辩论就成了。目前的情况是：象牙海岸提出了一项要求。主席建议，如果大会同意暂停辩论，最好是延至明天早上继续，因为今天我们的议程上还有其它项目，如果这些项目也要延期的话，就会造成更多的困难。如果大会同意象牙海岸提出的理由，也就是说让各代表团可以通知在各不同首都的各国政府，特别是由于有时间上的差别，我们不应该只把辩论暂停二个或三个小时，而应该暂停至明天早上——我重复，假如大会赞同象牙海岸代表的意见的话。我要提醒大会，根据第七十四条，得由两名赞成和两名反对这个动议的代表发言，然后将该动议付诸表决。我这样说是希望所有代表都知道我们面前有一项暂停辩论的动议，我们可以听取两名赞成和两名反对的人发言。

德里斯先生（突尼斯）：主席先生，我想请你援引第七十七条丙项“暂停辩论所讨论项目”。这是一种十分有限的休会方式，你本人提议明天继续这个项目的讨论，我支持你的提议，请你引用第七十七条。

主席：当然我们是同意的，但第七十四条是关于“暂停辩论”而第七十七条则是关于“程序性动议的先后次序”的。我们目前只有一项动议，因此没有这种困难。

我现在要作一项更正。我刚才提议明天早上继续辩论。但是秘书处认为，考虑到现有的会议日程表，明天下午或星期三早上是继续辩论的最理想时间。如果大会让我在稍后时间再考虑这个问题的话，我想也不会有太大差别，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不会在明天下午或星期三早上以前恢复辩论的。我请苏联代表就这个休会动议发言。

哈尔拉莫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莫伊尼汉先生不用担心，因为看来大家都同意应该把讨论延至明天，所以我现在也不是要答复他的话。不过我当然保留我对莫伊尼汉先生在这个讲坛上所作的毫无根据的发言作详尽、客观、彻底答复的权利。这里不是一个俱乐部，这里是联合国，可以在俱乐部里面谈的东西不应该拿到联合国讲坛上来说。

主席：大会注意到这项发言。

我们正在审议一项程序上的问题。苏联赞成延期，突尼斯也赞成延期。谁反对延期呢？马里反对休会的动议吗？

西塞先生（马里）：我国代表团并不反对暂停辩论。我要响应象牙海岸代表对我们作出的呼吁，并且要告诉他各提案国已在一起交换过意见，都表示同意。

主席：我谢谢马里代表的发言，这是对大会作出决定有帮助的。

现在我必需很慎重：已经有三位代表发言赞成暂停辩论了；古巴代表要发言反对暂停辩论吗？

阿拉尔孔先生（古巴）：议事规则规定，可以容许两个反对暂停辩论的代表

团发言。我国代表团希望本次会议纪录注意到我们坚决反对延期辩论，我会解释理由。

首先，那些提议延期的人没有马达加斯加代表那么幸运可以提出程序问题，他要求当时正在发言的人——美国代表——应该专心讨论审议的项目。事实上我们听到了一篇包括大念今天报纸的冗长发言，大会的时间这样浪费以后，才向大会要求中止辩论。

我们不觉得赞成这项提议的论点是合理的。由一些非洲国家提出的修正案上星期五就开始分发了。如果有些代表还没有时间审议，我们倒真的觉得很奇怪了。我们特别怀疑这些非洲国家的代表是否真的对审议的议题感兴趣，我们深信他们已经熟知案文而且已经象他们的政府一样审查过案文。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第二个论点所提及的应该有较多的时间考虑然后才进行表决这件事，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因此而提议暂停辩论，因为现在时候已不早，假如大会继续审议这个项目，看来也很难在今天早上对关于南非局势的各项修正案和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因此，我们今天早上各种活动的发展必然会导至象牙海岸代表所要求的情况，也就是说，辩论推延至今天下午进行。

但是接受这项建议的唯一结果就是打断我们的讨论，我国代表团认为这种讨论是应该加以深入探讨的，因为美国代表在谈到这个项目时喋喋不休地滥用了我们很多的时间，又谈了一大堆议题以外的东西，这篇演讲虽然冗长不堪，却没有透露美国对此项关于南非政权种族隔离政策的决议草案将如何投票。如果各位代表看过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都会知道美国必然对这项决议草案投反对票，有没有修正案和补充修正案没有关系，因为美国的政策一向是赞同种族隔离政策的。

如果我们打断这场辩论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一方面，我们就让莫伊尼汉教授在给今天早上聚在这里的联合国学生上了一课以后便离开这个大厅。如果动议是

把辩论延期到今天下午的话，我国代表团本着让步的精神是不会反对的。

但是，如果有可能把休会拖至明天，又给莫伊尼汉先生一个机会念出刚发行的《纽约时报》的文章，再到这里对他的可怜的学生作一次只适用于平庸的小学生平淡无奇的演讲，我国代表团对被迫接受这种幼稚的行动只能提出坚决反对。

如果只把休会延至今天下午，我国代表团为了照顾那些要求有较多时间协商的代表，并本着让步和协作的精神，是不会正式反对的。但如果把会议延到更后的时间，拖到美国报纸出了新版以后，使我们又要遇到有人在这个讲坛上朗读新闻的可能，那么我国代表团就要正式反对延期了。

主席：我注意到虽然四位代表已经发过言了，但没有一位是直接反对动议的，因此，我认为现在已经是表决的时间了，因为他们起先要求就反对休会发言，最后，发言都赞同休会。

我请象牙海岸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阿克先生（象牙海岸）：我只是要向古巴代表要求，不要坚持延期到今天下午为止。我还要告诉他只因为我们来到大会礼堂时才听到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没有在更早的时候提出这个延期动议。这个延期动议不是为了有利于任何一个代表团而提出的。我们目前实在不能就提议的案文作出决定。我要这样呼吁：我是一个非洲人，案文的提案者也是非洲人，我们必须有时间彼此进行协商。这就是我认为我们现在不能表决的真实理由。各非洲代表团之间进行协商是很重要的，因为另外有一个非洲国家也提出了好几个修正案。《纽约时报》跟这个问题毫不相干。我现在作出这个呼吁，我希望各位会同意，对这个议程项目的审议能延至明天再进行，时间由主席决定。

主席：我完全同意象牙海岸代表的意见。我同情他的立场，但是向一个代表作出呼吁并不真的是一个程序问题；事实上这样能重开辩论。目前的情况很清楚。有人提议暂停这个项目的辩论，如象牙海岸代表所说，这是为了使各代表团

可以进行协商，请求他们的政府提出指示，这样才可以慎重地继续讨论和进行表决。我目前不能告诉大会可以在什么时候恢复辩论，不过我要同各委员会主席和秘书长讨论这个问题，今天下午可以通知各位代表。无论如何，暂停辩论的意思是指不会在明天下午的会议以前讨论这个项目，最迟则会在星期三早上的会议进行审议。我今天下午会把详情告诉各位代表。

我请苏联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哈尔拉莫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当我表示同意停止辩论时，没想到象种族隔离这样简单的一个问题也需要同各国政府协商好几天的。在今天早上休会以后，我们是当然是有权讨论这个问题的。因此我完全赞同古巴代表的意见，无须把辩论延期至明天或星期三进行。我正式提议现在暂停讨论，如果有人反对则今天下午恢复讨论。

主席：各代表团必须按照其意见投票。某些代表团提议延期辩论，它们同意主席的解释，主席是必须为大会服务的。那些要求延期辩论的代表是为了要进行协商而这样提议的。在考虑到会议日程的情况后，我已经解释过假如今天或明天早上不恢复辩论这个项目，大会会碰到什么困难。无论如何，这些提议的意思就是辩论暂停到明天为止。因此，我现在把下面的提议付诸表决：把有关这个议程项目的审议延迟至明天下午或最迟于星期三早上进行。

动议以九十一票对十三票，二十二票弃权获得通过。

主席：我们今天议程上的第四个项目就因而延期了，鉴于我们今天下午必须审议的重要项目，我们现在可以利用剩下的时间按议程继续进行会议。

议程项目 54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 (a)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A/10411)；
- (b)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10424)

特别政治委员会报告员毛厄尔斯贝格尔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提交该委员会的报告 (A/10411)，然后发言如下：

毛厄尔斯贝格尔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特别政治委员会报告员：今天上午我很荣幸地代表特别政治委员会向大会提交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 54，题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报告。这份报告载于 A/10411 号文件内。

在审议这个重要问题时，特别政治委员会得到了工程处主任约翰·伦尼爵士提供的情报的帮助。在委员会专用于审议这个项目的七次会议上，委员会在一般性辩论中听取了大约 40 位发言者的意见，并以绝大多数赞成票或共同意见通过了四项决议草案，现在摆在大会面前的报告第 15 段内载有这四项决议草案。

主席：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任约翰·伦尼爵士希望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约翰·伦尼爵士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任)：主席先生，谢谢你给我一个机会，在审议近东救济工程处项目的现阶段作一次简短的说明。我的目的是参照特设委员会会议宣布的认捐情况和现有其他可能收入的情报，向大会报告一九七六年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财政展望。

但是，首先我要谈谈一九七五年的财政情况。我向特别政治委员会提出说明时说，追加的捐款使一九七五年的赤字缩减到大约 720 万美元。现有的赤字估计为 660 万美元，目前没有进一步好转的任何迹象。因此，近东救济工程处不得不暂缓承担建造校舍的专款，放弃补充本年初因供应困难造成的配给不足，而在周转金上担负大约 220 万美元的赤字差额。周转金因此将削减至不超过 640 万美元，其中 190 万美元将储备用于解决近东救济工程处当地工作人员节约储金资产因汇率损

失而发生的意外债务。周转金的未保留余额为450万美元，对于一个有将近1.4亿美元的预算，而因运送的耽误需要使用前预购大量食物和其他供应品和为这些物品预先支付的组织而言，这笔款额是远不足够的。安全幅度非常有限，一九七六年的作业将更为不稳定。

十一月二十六日特设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认捐估计为6,170万美元，其中有一些没有提出明确的数目。如果加上没有认捐但是有充分理由将它列入收入预算的捐款，如果将非政府项下的收入，其他联合国组织捐款和杂项收入也计算在内，总额为8,660万美元。这个数目不包括一九七五年的特别捐款，这项特别捐款并未列入一九七六年的正常捐款之内，也没有保证一九七六年将再次捐献。这些特别捐款共计2,900万美元。即使这些特别捐款全部再捐，仍将有大约2,400万美元的赤字；如果这种特别捐款不再捐出，~~如果没有新的捐款或额外捐款收入~~，赤字将不低于5,300万美元。

假如周转金的数额不增加，而一九七五年的赤字不解决，这将又是一次极严重的情况。我想提请大会注意我在特别政治委员会谈到的本年十月初近东救济工程处所面临的情况。当时一九七五年的赤字仍有1,320万美元，前景暗淡，由于债务，包括应急的债务，超出资产而工程处无力偿还，因此不得不在十一月三十日以后全部停止业务的进行。由于希望得到新的捐款以抵销赤字，从而避免削减的必然痛苦，而将服务项目完全保持下来，因此前景是非常艰苦的。

我认为我应该告诉大会：我不相信再冒这种危险是明智的，这就是说，推迟削减到这样一个地步，以致如果没有新的捐款势必只有完全停止业务的进行。这可以有力地证明工程处希望能避免裁减其服务项目，但是以同样的方式重蹈覆辙等于不吸取经验的教训。

因此，与秘书长协商后，我建议在一九七六年三月审查财务情况。如果到那时候还没有足够的认捐款额可以把业务完全维持到年底，从四月一日起就不得不将服务项目削减到可以消除一半未清偿的赤字的程度。如果以后有足够的收入，这

些服务项目将再恢复。六月间将再就财务情况进行审议，如果还缺少足够的款额，业务将进一步削减，以便消除赤字。

关于这一点，我应重复我在特别政治委员会上说的话，就是：如果削减工作进行得太慢，削减的规模必将更大，因为工作项目才展开几个月，每个项目的收效也就较小。当然，削减的规模当视赤字的大小而定。如果赤字继续维持在我提到的5,300万美元的偏高程度，也就是说，到目前还没有认捐的一九七五年的特别捐款在一九七六年也不认捐，削减的规模将是非常严重的，我希望情况不会演变成这样。我只需指出，5,300万美元比教育方案中的一般教育部门的费用还多，而且也是近东救济工程处必须购买的基本配给量项下面粉费用的两倍以上，这种面粉是用来补充以实物捐赠方式提供的面粉的。

我必需在一九七六年还没有开始时就提到近东救济工程处在这一年有可能削减其服务项目，深感遗憾，但是我认为大会对近东救济工程处一九七六年的情况应已了解，秘书长也认为如此。我屡次十分坚决地强调应该继续维持近东救济工程处服务项目的重要性，特别是在目前这个关键时刻，我知道我这样作只是重复许多别人已说过的话。我向大会保证尽力为维持全部的服务项目争取必要的款额，我也将尽可能地协助工作组。大会面前有一项决议草案建议延长工作组的任务期限。

但是，我必须补充说明：确保近东救济工程处能获得必要的款额以继续维持业务的根本责任毕竟不在秘书长和工程处主任，而在联合国的会员国。一年前在第二十九届大会上各会员国决定将工程处的任务期限延长三年。

根据议事规则第六十六条，决定不讨论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主席：我请以色列代表就投票作解释性发言。

多龙先生（以色列）：和往年一样，今年在特别政治委员会上讨论议程项目54时，我国代表团对委员会面前的有关决议草案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

今天我要解释我国代表团对A/10411号文件第7和第8页上的决议草案C的投票理由。

这个决议草案是仿照往年在这个项目下通过的类似决议拟订的。它重复这些决议里的谎言、曲解、脱离现实的要求和不当的谴责。因此，这是彻头彻尾偏袒一方而充满偏见的决议草案，根本无视事实和现况。

这个决议草案的执行部分第1、2和3段声称对一九六七年离开战争地区的那些失所居民表示关怀，并就这方向以色列提出各种要求。但是，它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这个地区由于阿拉伯国家政府对以色列采取的满怀敌意的态度，因此目前的情况不容许这些失所的居民大规模的返回。今年以色列政府和往年一样，不顾种种困难，继续促使一九六七年失所的居民返回，这项决议草案也忽视这个事实。

一九七五年九月八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载于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秘书长的报告（A/10253）里，这封信说明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真实情况。但是，这项决议草案继续忽视这个实况而一味重复与事实不符的指控。

执行部分第四段也是一样。关于加沙地带难民营的住房情况，特别是关于与此有关的安全考虑问题，现在任何有关的人士都知道真象。

以色列当局正在采取建设性的行动，为有关的难民提供适当和舒适的住房，而不是决议草案所说的棚屋。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证实这个事实，但是它再次被忽略，而向以色列提出非建设性的，目的在作宣传的不切实际的要求。

执行部分第5段谴责它所谓的“对难民营地的袭击”，而要求以色列“停止这种袭击”。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尽管捏造一些违反事实的假控诉，和其他人一样地明白，以色列不但没有袭击难民营地，而且对在人口中心和附近的阿拉伯恐怖组织的基地和安置不得不采取防御性行动，因为这些组织都靠这种接近的情形而得到保护。事实上，当地的居民屡次要求黎巴嫩当局使这些恐怖组织迁走。谋杀小组从这些基地出发，在以色列境内对非军事目标进行罪恶的破坏行为。当然，期望这项决议草案去要求这些恐怖组织停止这种活动就未免太天真了。

以色列的行动不是针对难民营地，而是针对恐怖组织的装置，这些组织小组的发言人和阿拉伯的新闻机构再三地——甚至于最近几天还在证实这个事实。但是欺骗和伪装还层出不穷，象现在要求大会表决的决议草案C这种案文就是欺骗和伪装的结果。

基于这些理由，我国代表团将投票反对决议草案C，相信所有公正而没有偏见的代表团也将反对它。

主席：现在我们将就A/10411号文件内特别政治委员会报告第15段的推荐的决议草案作出决定。

决议草案A的标题是“援助一九六七年六月敌对行动造成的失所人民”。

鉴于特别政治委员会的讨论和表决情况，我能否认为大会通过了决议草案A？

决议草案A通过〔第3419A(XXX)号决议〕

主席：决议草案 B 的标题是“援助巴勒斯坦难民”，我现在将它提付表决。这项表决须以记录表决进行。

进行记录表决。

赞成：阿富汗、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比利时、不丹、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缅甸、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柬埔寨、加拿大、乍得、智利、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也门、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及、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冈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爱尔兰、意大利、象牙海岸、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老挝、莱索托、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斯威士兰、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上沃尔特、乌拉圭、委内瑞拉、也门、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

反对：无

弃权：以色列

决议草案 B 以 121 票赞成，零票反对，1 票弃权通过〔第 3419B(XXX) 号决议〕*

主席：决议草案 C 的标题是“一九六七年以来失所的居民和难民”，我现在将它提付表决。

这项表决经要求以唱名方式进行。

进行唱名表决。

主席抽签决定请巴哈马首先投票。

赞成：巴林、孟加拉国、贝宁、不丹、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缅甸、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柬埔寨、乍得、智利、中国、科摩罗、刚果、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也门、埃及、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冈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希腊、几内亚、圭亚那、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象牙海岸、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老挝、莱索托、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泊尔、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也门、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阿富汗、阿尔及利亚、阿根廷

* 后来，伊拉克和尼日利亚两国代表团通知秘书处：它们愿投赞成票。

反对：以色列、尼加拉瓜、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巴巴多斯、比利时、玻利维亚、加拿大、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格林纳达、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冰岛、卢森堡、马拉维、荷兰、新西兰、挪威、巴布亚新几内亚、斯威士兰、瑞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乌拉圭、委内瑞拉、澳大利亚、奥地利

决议草案以 97 票赞成，3 票反对，28 票弃权通过〔第 3419C(XXX) 号决议〕。

主席：现在我们要把决议草案 D 付诸表决，它的标题是“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经费筹供问题工作小组”。第五委员会关于这项决议草案所涉行政和经费问题的报告载于 A/10424 号文件内。

特别委员会委员会一致通过了这项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愿意一致通过这项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通过〔第 3419D(XXX) 号决议〕。

主席：这样，大会就结束了对议程项目 54 的审议。

议程项目 25

任命和平观察委员会成员：秘书长的说明 (A/10233)

主席：和平观察委员会是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三日大会根据第 377A 号决议设立的。目前委员会的 13 个成员是：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洪都拉斯、印度、伊拉克、以色列、新西兰、巴基斯坦、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乌拉圭。这些成员的任期将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届满。这 13 个成员之一即伊拉克表示不愿再被任命为委员会的成

员，但其他12个成员都表明愿意继续担任成员职务。因此，我建议大会再任命这12个成员为1976和1977年度的成员。我能否认为大会赞同这个建议？如果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53(续前)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 (a)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A/10342, 决议草案F)；
- (b) 贝宁、刚果、几内亚、几内亚比绍、马达加斯加、马里和塞内加尔提出的修正案(A/L.784)

主席：现在我请古巴代表发言，以行使他的答辩权。

阿拉尔孔先生(古巴)：我利用大会几分钟的时间来答复今天上午莫伊尼汉大使的发言。

古巴的立场及其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团结一致是联合国会员国所熟知的，正如美国是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支持者和受益者的帝国主义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一样。从大会每年在研究安哥拉的情况和过去研究葡萄牙管理的领土时所收到的和审议的所有情报都可以看到这点。

此外，美国投票反对今天上午大会审议的决议草案，而这种审议，就被拖延了，这就很清楚地显示了它的立场。这是在十一月四日特别政治委员会上发生的事，当时关于南非干涉安哥拉的任何修正案都还没有提出。今天上午美国代表发言，好象美国政府在谴责种族隔离，好象美国政府谴责南非干涉其他非洲人民的事务，好象代表们都很无知和健忘。以致没有审查报告员报告第9页所提到的美国投票

情形——这是它几十年来一贯的立场。

莫伊尼汉先生在发言时用一种煽动的方式说他不知道关于南非干涉安哥拉的任何证据。他提出一份《纽约时报》来作为他辩论的证据，并询问大会：修正案的提案国是否能提出南非部队在安哥拉领土的类似证据。我要列举一些出版物——几乎所有这些都是用英文发表的——以便莫伊尼汉先生再次来大会讲上午课以完成其论证前，看看这些或许对他有所助益。

十一月十六日的伦敦《观察家报》上登了托尼·霍奇斯先生在安哥拉写的一篇文章，他描述了南非正规部队在安哥拉参战的情况，还提到美国驻南非的一些军事人员参与干涉活动，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进行斗争。

十一月十六日的《洛杉矶时报》上有一篇路透社通讯员弗雷德·布里奇兰的文章，也提供了南非干涉安哥拉的有趣的情报。

莫伊尼汉先生显然每天早晨都看《纽约时报》，但是他一定忘了十一月十五日的一期。他可以在其中看到南非政权设立了一条通往安哥拉领土内的撒达班代拉基地的空中补给线的确实资料，南非通过这条补给线运输装备和部队，与安哥拉的爱国份子作战。

十一月十四日的《华盛顿邮报》登载的大卫·奥塔韦先生的文章，也提到南非在安哥拉进行干涉的情况。

西德的《明镜周报》在十一月十七日出版的一期描述了南非正规部队在安哥拉领土使用的装备、直升飞机、轻型坦克车、迫击炮和装甲车辆。

安哥拉境内发行的一份日报《新日报》于十一月十七日也描述了南非在该国进行干涉的情况。

最后，南非的一份日报《德兰士瓦人报》在十月十八日描述了南非部队长久以来在安哥拉南部活动的情况，这些部队不但对付安哥拉人民，而且也对付为纳米比亚自由而进行战斗的人士，包括西南非民组在内。

当然，这个报道不能毫无遗漏地包括证实南非在安哥拉进行干涉的许许多多已有的资料来源。而且，莫伊尼汉先生也不用太费神就可以在《纽约时报》和其他新闻机构看到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国防部长巴思的发言，承认南非的干涉活动；他也可以看到南非国会要求增款进行对付安哥拉人民的战争。

既然大会决定再给莫伊尼汉先生一个机会作有关国际报刊的讲演，我们希望他上讲台时，能将这些和其他的出版物包括在他的论述内。

下午一时十五分散会